

明

紀

冊十





明紀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五年春正月逮入京明舉凌遲萬春等斬王永減死罰米二百石與

張字侯永並戍邊禮部尙書白鉞等並議罰焦芳署牘尾曰江西土

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

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

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

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每退一南

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劉瑾

其總裁孝宗實錄於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

上誰如我直 中旨坐楊守隨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

二百石從第江西參政守隅從子廣西參政茂元先後黜歸 中旨  
黜南京刑部尙書吳洪禮部尙書張憲戶部侍郎胡富戶部左侍郎  
儲懽引疾歸 故尙書秦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  
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庚辰籍其家無所得  
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指劾紘士類嗤之 給事中高滂勘滄州  
鹽山牧地劾六十一人及前都御史王璟高銓銓卽滂父也詔去職  
勿問璟銓並獲免銓先官南京戶部尙書劉瑾勒令致仕復坐事下  
獄又坐隆平侯襲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及是瑾益事操切每遣使  
勘核多務苛急承瑾意滂遂并銓在劾中滂後官至光祿少卿以劾  
父不齒於人 二月日本使臣宋素卿來貢劉瑾納其黃金千兩賜  
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朱縉至蘇州其叔父澄與相見事  
覺法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二月癸巳曹元爲吏部尙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元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卽與相結

賁緣躡至卿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 廣東副使吳  
廷舉發總邊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許廷舉他事劉瑾矯詔逮廷舉  
繫錦衣衛獄尋枷之吏部其弟舉人廷弼臥其械下十餘日刑部主  
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釋戍雁門 三月甲子大風霾天色晦冥者  
數日辛未禱雨釋獄囚免正德二年逋賦李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  
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劉瑾峻刑自如刑部尙書劉璟等畏瑾重囚  
減死者止二人瑾猶以璟無所彈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尙賓等三  
人瑾乃喜 巡按湖廣御史翟唐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  
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  
內外壅蔽獎諭戒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劉瑾見壅蔽語惡  
之兵部尙書王敞希指言今盪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  
稍解乃切責而宥之 乙酉江西賊熾右都御史王哲巡視南贛左  
都御史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卹湖廣 致仕尙書周

經卒 給事中郝夔出覈延綏戰功劉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夏四月自經死 大理寺評事羅僑言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尙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蓋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法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

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僑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安化王寘鐸性狂誕相者言其當大貴巫王九兒教鸚武妄言禍福寘鐸遂覲望非分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往來寘鐸所會帝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寧夏屯田東希劉瑾意以五十畝爲一頃又畝斂銀爲瑾賄敲朴慘酷戍將衛卒皆憤怒而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鐸知衆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諸武臣多願從者又令人結平鹵城戍將等會有邊警參將仇鉞副總兵楊英帥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爲牙兵令昂領之寘鐸遂與錦等定約庚寅設宴邀撫鎮官飲惟學東不至錦昂揮牙兵直入卽座上執漢漢奮起怒罵不屈與太監李增鄧廣皆被殺分遣卒殺惟學東於公署漢子奭逃免寧夏中衛都指揮僉

事楊忠李睿罵賊不屈百戶張欽不從逆皆被殺寘鐠遂焚官府釋  
囚繫撤黃河渡船於西岸遣人招英鉞皆陽許之英帥衆保王宏堡  
衆潰奔靈州鉞引還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  
就問計寘鐠出金帛犒將士僞署錦大將軍昂廣副將軍魏鎮楊泰  
等總兵都護令景文作檄以討劉瑾爲名慶王台法稽首行君臣禮  
給事中段豸劾都督神英老命致仕英素習劉瑾厚賄之因自陳  
邊功乞敘錄庚子詔封爲涇陽伯 丙午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寧  
夏延綏甘涼軍務神英充總兵官仇鉞副之討寘鐠時方傳鉞降賊  
或欲追敕還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  
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辛亥詔赦天下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  
叢蘭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  
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徧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  
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指劾蘭瑾方憂



邊事置不問 曹雄聞寘鐠兵起卽統兵壓境上遣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激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都指揮韓斌總兵侯勳參將時源各以兵會英刻期討賊密使蒼頭報仇鉞爲內應令守備史鏞等浮渡河奪船盡泊東岸焚大小二壩積草鉞陰結壯士遣人報官軍旦夕至因給何錦丁廣宣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錦廣果傾營出獨留周昂守城寘鐠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寘鐠第擊殺孫景女史連等十餘人遂禽寘鐠傳其令召錦廣而密諭部曲以反正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西安後衛指揮使周尙文所獲楊泰等先後皆獲舉事凡十有八日而敗鉞迎英衆入械送寘鐠等京師捷聞劉瑾歸功於雄進左都督子謐官千戶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奪俸三月雄不自安上疏引咎推功諸將降旨慰勞焉 安國等以赦放還叢蘭請收

用劉瑾怒令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 五月沔

陽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

屢失利 初焦芳力薦張綵以悅劉瑾覬共爲奸利比綵爲尙書芳

父子薦人無虛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段炅見瑾暱綵芳勢衰轉附

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癸未致

仕黃中勾閣廕以待讀隨父歸 六月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年八

十五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尤重氣節厲

廉隅直道而行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帝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

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以進 丙午劉宇罷 秋七月壬

申洪鐘及總兵官毛倫檄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

擊破楊清邱仁於麻穰灘禽斬七百四十餘人沔陽賊平 楊一清

馳至寧夏張永亦至帥五百騎撫定賊黨還次靈州一清與結納相

得歡甚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



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農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與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 初馬永成谷大用等與劉瑾同爲八虎及瑾專政永成等有所請俱不應皆怨瑾瑾以張永不附己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己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大用等置酒爲解永出討寘鐸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銅斧寵遇甚盛瑾忌之帝方嚮永不能間也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

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八月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戊戌葬適永捷疏至將以其日獻俘瑾使緩其期京師藉藉謂瑾將俟百官送葬因作亂事成並禽永永亦慮有變遂先期入甲午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鐸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云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齏粉陛下安所歸乎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乙未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乃親籍瑾家得僞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帶諸違禁物常所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給事御史交劾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尙書張綵劉璣王敞劉璟畢亨張濂朱恩劉纓李善侍郎柴昇李瀚韓福李遜學陸完陳震張子麟崔巖夏昂胡諒常麟張志淳都御史楊綸蕭選劉聰魏訥楊武徐以貞張禴屈直林廷選王彥奇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張

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禴通政使司通政吳鈺王雲鳳參議張龍  
太常寺少卿楊廷儀劉介尙寶司卿吳世忠丞屈銓府尹陳良器府  
丞石祿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昺吏部郎王九思  
王納誨給事中李憲段豸御史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  
周琳等憲慮禍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戊戌收  
綵等下獄李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  
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  
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  
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曹元上疏乞哀己亥許致仕丁未革寧王護  
衛時廷訊瑾有問者瑾輒指其人附己廷臣莫敢詰駙馬都尉蔡震  
厲聲曰我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拷掠之瑾乃服罪獄具戊申  
磔瑾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皆伏誅廷臣黨逆者  
綵論死福謫戊元恩震聰訥武恬介黃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各亨昂

閒住善巖諒志淳綸直彥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禴中孚龍祿銓炁  
 豸袞紀琳九思納誨謫外二漢歎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為皆焦芳  
 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谷大用辭西廠  
 未幾帝復欲用之李東陽力諫乃止內行廠亦革獨東廠如故己酉  
 釋謫戍諸臣 削慶王台法護衛軍革祿三之一戍其承奉長史何  
 錦等皆伏誅 九月丙辰論平寘鑑功封仇鉞咸寧伯加李東陽特  
 進左柱國廕一子尙寶司丞進楊廷和少傅子一子中書舍人加戶  
 部尙書楊一清太子少保死難指揮楊忠李睿百戶張欽贈級致祭  
 戊午吏部尙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己未以  
 平寘鑑劉瑾功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 癸未封義  
 子指揮同知朱德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  
 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 廷臣奏劉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  
 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復平江

伯陳熊爵 起貶謫官尙書孫需等五十三人 劉烈敗而逃諸不  
逞假其名剽掠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寧賊藍  
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俊猝遇之華壘單輿抵  
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廷瑞自稱順天王本  
恕自稱刮地王惠自稱埽地王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陝西  
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  
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遁  
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羅猶及石砮士兵助  
朝鳳進勦參政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羅猶奮擊之禽斬八  
百餘人墜崖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敗之門鎮子禽  
惠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  
之洪鐘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 冬十月治河侍郎李堂請起大  
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二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 姚源

賊破安仁縣

復劉健謝遷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許進艾璞等

官仍致仕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躬扶犁共辛苦稍贏散之故舊

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媿地下也 己亥戮張綵尸

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石文義張文冕等俱誅死曹雄與家屬永

戍海南神英亦奪爵以右都督致仕惟錢寧以計免 劉瑾既誅有

詔許羣賊自首劉六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

憚要東未幾復叛去 南京御史張芹言李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

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

始及惡迹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

東陽何力冒功受賞進官廕子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

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帝責其沽名奪俸三月東陽乞休辭廕不許

時政事一新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

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



後上章切諫不報。十一月致仕侍郎謝鐸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重慶人曹弼亡命播州，糾衆寇川南，謀與藍廷瑞合。十二月乙丑，逼江津。御史俞縉遁去，都指揮龐鳳邀僉事吳景俱走，景不可帥。典史張俊迎擊，手殺三賊，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強之跪，不屈，遂被殺。俊亦死。甲申，上太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皇太后，曰慈壽。北部亦卜刺與小王子仇殺亦卜刺，竄西海。阿爾禿廝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林俊移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陽聽令使弟瑄劫如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

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擣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俊及僉事馬昊等進圍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有奇。楊一清

爲吏部尙書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凡爲劉  
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登薦大盜躡中原疏請命將  
調兵前後凡數上 藍廷瑞收散亡癸酉陷營山僉事王源帥典史  
鄧俊禦賊皆被殺賊縱掠蓬劍二州 洪鐘赴四川與林俊議多不  
合軍機牽制賊益熾俞緇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  
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俊被旨切責 二月丙申賜寘鐸死焚其  
屍諸子弟皆死 江西盜益熾撫州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傅傑  
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  
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官軍  
累年不能克己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南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  
軍務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 劉六等黨日衆  
轉寇山東所至屠城邑殺將吏諸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  
芻粟弓馬乞毋攻文安諸生趙鏐挈家匿渚中賊將汚其妻女鏐手



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教賊定部伍無淫掠妄殺檄有司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賊勢益橫 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

諸道兵三月庚午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直隸河南山東賊偉昇之曾孫也 劉七等至兗州僉事潘珍

先設備歸善王當汭帥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賊賊引去掠曲阜犯闕里禮拜而去轉入大名真定等處 丙子免被寇州縣稅糧一

年 小王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敗之督饗侍郎叢蘭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爲大戶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鎮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剋減迄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張永輦用事大臣多與交驩劉忠獨無所顧永遣廖鵬謁忠

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醜會忠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

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夏四月癸未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刑部員外郎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

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尙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 淮安盜起 五月鄆本怒逼劍州判

官羅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罵賊死 馬中賜敗賊於彰德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時賊勢方熾劉六劉七等自山東犯河南南下湖廣抵山西復自南而北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諸將率畏懦莫敢當賊鋒或反與之結御史王廷相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卻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

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王敞不能辦賊罷之刑部尙書何鑑代爲兵部尙書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柵浚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請敕峻責之而襄縣令能擊賊者六月山西盜起與楊虎合賊犯棗強參將宋振禦之不發一矢城遂陷知縣段豸瞋目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死者七千人太監廖堂鎮守河南其弟鵬爲錦衣指揮鵬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給事中陳鼎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鼎陳弭盜機宜堂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錦衣衛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貲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楊一清救之乃釋爲民鼎迪之四世孫也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璟製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傳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楊虎

等自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  
劉六劉七等合參將桑玉猝遇賊村中六七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  
劉玉素受賂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  
樓下六七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都  
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往討 華林賊陷  
瑞州通判姜榮方攝府事出走賊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榮妾  
竇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投荷池中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  
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先所執數人  
獨輿妙善出城妙善視隸盛豹在側語以印處曰汝歸語太守自此  
前行遇井我卽畢命矣至花塢遇井妙善給賊汲水飲遂跳身入井  
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  
洪鐘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討藍廷瑞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  
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方駐漢中

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急之恐致死陝且受患乃令冕護之出境復設南贛巡撫以周南爲之初樂

陵知縣許達之官慨然爲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外築牆牆高過簷啓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日視旂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秋七月賊至旂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卻之遂相戒不敢近樂陵時益都知縣牛鸞郟城知縣唐龍汶上知縣左經濟縣知縣陳滯皆能抗賊馬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張偉亦紈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寘梟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趙鏐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

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卽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已而復合兵犯文安壬申京師戒嚴癸酉從學士陳霽請調宣府延綏入援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劉六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又偵知朝廷方懸賞格購賊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卽不然毋爲所誑旣而六等竟不降 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足張永以爲妖人禽之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楊廷和曰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沮乃辭免恩澤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置廣西鳳化縣屬思



恩府 八月己卯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賊 藍廷瑞既入四川求降洪鐘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遣官爲質鐘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鄢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殺其樵採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逸出世麟密白鐘鐘授方略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加鐘太子太保進林俊右都御史世麟亦被獎賚 甲申劉六犯固安或傳賊且逼京師陸完行及涿州命還軍入衛會副總兵許泰游擊將軍卻永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京師始解嚴丙戌召馬中錫及張偉還御史吳堂復劾之皆下獄中錫死獄中偉革爵誅朱振桑王令完節制諸軍指揮賀勇再敗賊信

安泰追敗之東光半壁店副總兵馮禎以所部千五百人追賊阜城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奇遂與泰等分兵追擊九月賊東圍滄州前太平知府胡世寧服闋赴京馳入城畫防守計賊攻七晝夜不能拔六七並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虎亦北殘威縣新河完頻請濟師丙寅再調宣府及遼東兵益其軍 四川賊流入寧羌州沔縣諸處藍章以略陽縣漢中要地無城檄扶風知縣孫璽往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帥寮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變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屍斂璽子啓視非是訟於朝事得白抵順罪 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冬十月癸未賊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甲申圍濟寧焚運舟千二百餘艘轉寇曹州馮禎許泰卻永進擊之禽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丁酉甘肅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柴溝 致仕尙書閔珪卒年



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 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自請督師十一

月庚戌詔以大用總督軍務毛銳統總兵官忠監神槍帥京軍討賊

丙辰戶部侍郎叢蘭王瓊振兩畿河南山東 曹甫黨方四亡命

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林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  
擊之賊敗去初俊與洪鐘議數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俞  
緇復構之數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  
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士民號哭追送言官交請留不報 戊午

京師地震保定河間二府山東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連三日十九

震辛酉敕修省 以太平倉賜朱德戶部尚書孫交諫不聽 致仕

尚書侶鍾卒 乙亥瘞暴骨 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璧

知縣陳伯安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道路梗絕 十二月戶部侍郎邵

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久廢不可卒復事遂寢

邵永敗賊於濰縣 癸巳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

務 甲午清河口至柳舖黃河清三日 楊虎連陷虹永城虞城夏  
邑及歸德州永城知縣王鼎夏邑丞安宣死之宣聞賊逼夏邑兼程  
抵任甫七日邊兵追賊及之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蹙  
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  
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种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  
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  
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  
聚衆至十二萬欲牽制官軍於是惠鏐擾河南劉六及齊彥名等擾  
山東黨分爲二上蔡知縣霍恩罵賊支解死妻劉氏自刺死典史梁  
達自經死西平知縣王佐殺賊多亦支解死主簿李銓從死葉縣知  
縣唐天恩與父政等七人俱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里居御  
史任賢俱罵賊不屈死賢一家死者十三人固始丞曾基被執使馭  
馬不從被殺息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睢寧主簿金聲邱

紳義士朱用之迎戰死西華教諭孔環抗罵死萊蕪知縣熊驂主簿  
韓塘俱不屈死靈璧縣主簿蔣賢戰死賊欲屠鈞州燧以故尙書馬  
文升家在城內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發其先冢求芳父子不得  
束草若芳像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 四川賊麻六兒等逼川東  
辛丑副使馮傑追擊於蒼溪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  
突傑敗死 陸完擊破賊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時  
劉六等衆號數萬而精銳不過千人餘皆脅從官軍追賊輒驅使前  
行急則棄之去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巴喇西國入貢其國絕  
遠飄流海中歷十年乃得達帝嘉其遠來賜賚有加 谷大用毛銳  
帥師駐臨清劉六等復轉而北謀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駕  
七年春正月甲寅趨霸州何鑑立奏聞夜設備京師戒嚴令邊兵邀  
賊召陸完毛銳谷大用還禦近畿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丁巳  
陷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戰死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帝問

何鑑可出否鑑請早出以安人心遂成禮而還 河南巡撫都御史  
鄧璋請濟師何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  
充頭目撓律攘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卽軍  
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從之 卹贈霍恩王佐郁采孔環等 何鑑  
以山東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責許泰卻永劉暉李鉉以河南賊劉  
惠趙鎡邢老虎等責馮禎時源神周金輔賊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  
許泰等不敢擊谷大用毛銳與遇於長垣大敗銳傷亡其將印泰救  
至僅免鑑請召二人還二月丁丑仇鉞爲平賊將軍副都御史彭澤  
提督軍務太監陸閻監軍討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禮部尙  
書傅珪力言閻不宜遣不聽 陸完遣卻永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  
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奔登萊海套己卯犯萊州指揮僉  
事蔡顯與三子洪英順力戰死 許達牛鸞超擢兵備僉事 陳金  
至江西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兵至先討東鄉賊遣參

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士官岑塗岑猛統官兵土兵擊賊熟塘進戰南壕追敗之赤岸蔭嶺塗兵縱弩射趨捷若飛禽徐仰三馘王鈺五等克柵二百六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塗兵要賞千金金斬不與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尙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梁山縣主簿時植攝縣事方四等略地拒卻之斬獲數十級三月賊又至城陷大罵不屈妻及九歲女皆自殺劉惠等駐西平都督僉事馮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餘賊潰而西鄧璋等朝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辛未賊屯洛南覘官軍飢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陳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陳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鬪援絕死焉事聞贈禎洛南伯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江西右參政吳廷舉敗華林

賊於連河 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爲傅珪所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閹間冀去珪 夏四月番僧乞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中旨下禮部傅珪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陸完師次平度檄卻永白玉與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鋹及許泰劉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戰皆大敗之劉六等三百人變服易馬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剽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將軍王杲敗歿巡撫都御史甯杲兵亦敗畿輔復震動俊泰永遏之賊由武清西去五月丙午山東賊平先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六等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 劉惠等聞仇鉞軍將至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川屯朱臬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 陳金移師姚源令參政董朴吳廷



舉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遏賊甲寅金親統大軍擣賊巢  
殷勇十重創死張勇督土兵以毒弩射殺洪瑞七成七等俘斬共五  
千人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  
所有賂土兵乘暮遁去時賊絕纜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  
婦女及抵貴溪始得一飽遂轉掠衢徽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  
首王浩八等故偽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 南贛大帽山賊張時旺  
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衆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  
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被執賊勢  
愈熾周南集諸道兵擊之龍牙禽時旺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鐵阮  
其他諸砦爲指揮孫堂等所破副使楊璋僉事凌相等亦擊隆四仔  
禽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得逸還 劉六等走湖廣奪舟至夏  
口丙寅遇副都御史馬炳然於武昌江中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  
揮滿弼等追及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帥五百人

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南京諸司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參贊尙書劉機卽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卽朝命也衆服其膽識機中敷之孫也 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掠歸德叢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 閏月贈孫璽光祿寺少卿 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卻許達追敗之高苑令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掠德平達盡殲之 方四陷江津破綦江薄重慶馬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多遂合羅狃土兵搏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當左身帥百騎擣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曹甫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 彭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旣受命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比至軍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



令鼓行薄賊與仇鉞追及劉惠等於光山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爲二惠與趙鏖之弟鐸鎬帥萬餘人北走商城鏖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寧定遠彭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鏖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鏖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略盡鏖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源輔追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其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爲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楊寡婦等先後被禽壬辰河南賊平自出師至是凡四月 六月南京告急陸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軍進勦賊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

趙宏澤都御史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宏澤承慶之子也 磔

流賊趙鏖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尋以皮製鞍鐙帝每騎乘之鏖臨刑歎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 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張敏馬昊何珊與總

兵官楊宏等合擊之賊勢蹙洪鐘乃議招撫秋七月敏以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麻子忿甫背己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連陷銅梁榮昌官軍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鬚 何鑑以羣盜未盡請

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河南郤永畿輔李鉉淮陽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留二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恭輦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將憨健

過京軍遠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 給事中王昂論選法之弊指  
楊一清植私黨帝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 江西副使王秩等  
擊大帽山賊獲何積欽俘斬千七百餘人副使周憲勦平馬腦砦及  
仙女雞公嶺諸寨先後斬獲千餘人華林賊窘遣諜者詭言饑困狀  
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觀望憲攻北門三戰賊稍卻癸巳憲  
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槍幹前救力戰墮崖死憲創  
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軍大潰南昌知府李承勛單騎入其營  
衆乃復集陳金卽檄承勛討賊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  
奇感泣誓死報 丁酉振四川饑 御史周廣陳四事略言三代以  
前未有佛法况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  
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興兵口實哉  
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  
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

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夢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救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卽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遊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戶部主事曹琥救之吏部擬調琥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之乃改尋甸寧怒廣不已使人遮道刺之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

百餘里乃免兩廣總兵官武定侯郭勛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勛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箠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勛英之五世孫也 劉七等治舟孟瀆陸完至鎮江留仇鉞防守令溫恭以騎

駐江北劉暉卻永以舟師趨江陰完帥都指揮孫文傳鎧趨福山港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山南蹙之八月癸亥齊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完殲其餘衆而還 以江西臨川縣之孝岡立東鄉縣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縣地益之又以餘干縣之萬春鄉置萬年縣析鄱陽樂平貴溪三縣地益之以居降人 李承勛令王奇入賊砦說降其黨爲內應而親帥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內出賊遂潰九月乙酉陳金乘勝擊斬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 四川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洪鐘縱兵不戢綸復奏鐘樂飲縱游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戊子召鐘還以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丙申賜義子一百

二十七人國姓御史賀泰諫謫衢州推官 冬十月進仇鉞爵爲侯

陸完左都御史與彭澤並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世百戶又加楊廷和少師何鑑太子太保鑑言羣盜蕩平民懼兵久乞量免田租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間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置於理悉報可 免河南江西浙江被災寇者稅糧 十一月壬申時源爲平賊將軍會彭澤討四川賊

初大同游擊將軍江彬赴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後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帝聞而壯之賊漸平遣邊將還鎮過京師彬與許泰皆留不遣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強狼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撈死左右皆畏彬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



心德彬而嫌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籍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丁亥大同宣府遼東兵畢至帝命留之以京軍往代何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李東陽疏稱十不便帝皆不聽遣中官索草敕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帝遂出內降行之尋并調延綏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冑相錯幾不可辨以金州紫陽堡地置紫陽縣十二月

洪鐘致仕初鐘召還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恇怯復主撫廖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遽罷諸軍令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以處麻子等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馬昊力爭謂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觀變丁卯李東陽致仕免兩畿山東山西陝西被災寇者稅糧

陳金累破劇賊而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

口闔門懼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皆深怨之及諸賊盡平而王浩八等終不能得給事中黎顛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

八年春正月癸酉召金還右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代討賊李鋹爲都督僉事同提督軍務金遂請終喪去 乙酉命許

泰領勇敢營江彬領神威營並賜國姓尋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四衛勇士隸西官廳彬及大監江永等掌之正德元年所選官軍隸東官廳泰等掌之自是兩官廳爲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爲老家矣 宣府

送迤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何鑑等言漢魏徙氏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苻堅處鮮卑於漢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潛使黠賊僞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不聽 大同有警癸巳叢蘭及僉都御史陳玉巡視居庸龍泉諸關 二月山東巡

按御史張濬言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衛夫懼賊兵刃者凡百十  
九人皆宜旌表傅珪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  
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孝義貞烈大略以示旌揚有  
司量給殯殮費厥後他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從之 丙午以平賊  
功封谷大用第大亮永清伯陸閻姪永鎮平伯 三月戊子改太平  
倉爲鎮國府處宣府官軍 甲午以旱敕羣臣修省 廖麻子等執  
張敏以叛詔逮高崇熙擢馬昊右僉都御史代之 初湖廣鎮溪千  
戶所篁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相錯  
錯溪麻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  
篁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湖廣巡撫都御  
史劉丙將討之賊入連山深箐爲拒守計夏四月丙帥師破其數寨  
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都御史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  
前後禽童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破鎮篁

諸寨禽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十餘年逋寇盡平  
璽書獎勵丙實之孫也 雲南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鳩殺其嫡  
兄祿仁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革蒙  
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戶所 庚申御經筵編修何  
塘觸忌諱謫開州同知 廖麻子等圍中江將趨成都彭澤馬昊時  
源數敗賊乙丑游擊閻勳追禽麻子於劍州斬之餘衆走推其黨喻  
思倖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  
震轉入巴山故巢 亦不刺擁衆入討來川遣使詣張翼乞邊地駐  
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  
寧歲 小王子以五萬騎攻大同趣朔州掠馬邑五月辛巳仇鉞充  
總兵官帥京營兵禦敵於大同鉞上五事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  
出征以省公私之擾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河沙擊之斬首  
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 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

俞諫檄嘉興府同知伍文定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之  
軍華埠都指揮白宏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執宏  
官軍大挫浩入突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於孔埠隆珊亦追至池  
淮破其巢進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  
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德興以洪宏爲質求撫於按察使  
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 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治河都御史劉  
愷束手無策奏言帥衆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工部尙書李鑑  
和之曹單間被害日甚 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巡撫山東  
都御史趙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 初貴州水東宣慰使宋然貪淫  
所管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害苗民而安貴榮欲并然地誘其衆作亂  
於是阿朵等聚衆二萬餘署立名號攻陷寨堡然僅以身免會阿朵  
黨洩貴榮情官軍進討貴榮懼自帥所部爲助賊平貴榮已死坐追  
奪然坐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厚恩但變起於榮而身陷重辟乞分

釋詔許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貴筑平伐七長官司設立府縣流官不果然宋氏遂衰子孫守世官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然欽之四世孫也 先是傅珪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奔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尙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 王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衆復集連營十里俞諫與副使胡世寧畫策令世寧及王秩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乙卯躬與李鉉冒雨前進賊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鉉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鬪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餘衆潰散 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儲懽卒懽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邵寶嘗曰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懽號也 陳茂烈之歸也供母之外



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知府閱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  
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茂烈言臣素貧食  
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適其貧非有及人之  
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  
鞠育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尙恐不及上煩  
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 八月王浩八餘黨走玉山俞諫李鉉會  
周南及江西巡撫任漢擊斬七百餘人禽劉昌三餘賊奔姚源諫督  
吳廷舉等進勦廷舉以胡浩三黨受撫往諭之爲所執居頃之盡得  
其要領誘使攜貳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內亂鉉督官兵逼之禽浩三  
行人傳檄出使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尙  
書劉春曰無害於使事而可教孝奏許之 免南畿水災稅糧 拜  
牙卽昏愚淫暴心怵屬部害己滿速兒又甘言誘之拜牙卽欲偕奄  
克孛刺往奄克孛刺不從奔肅州拜牙卽遂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

兒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 喻思俸出走大安鎮陳珣不敢前陝西  
兵與戰潰賊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  
遏還趨通江巴州招餘黨諸將帥稱病不擊賊九月詔逮珣且讓馬  
昊 俞諫懲陳金之失一意用兵而任漢懦追賊緩東鄉降賊隸胡  
世寧號新兵者剽掠如故萬年賊尤衆吏胥多其黨官府動息必知  
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李鉉駐師餘干將擊餘賊之未下者賊畏  
之不敢發會鉉疽發背卒於軍冬十月新兵遂叛萬年賊王垂七胡  
念二等亦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廨舍  
諫遣參將桂勇等討東鄉賊丁未禽之又發兵討禽萬年賊亂乃定  
贈蔣欽光祿寺少卿周璽涂禎等十人俱復官賜祭 陳金之未  
去江西也提學副使李夢陽與相抗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  
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卽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  
亦惡之淮王祐棨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祐棨怒奏其事下御史

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總督行勘金以屬布政使鄭岳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構岳子沅通賄事寧王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砮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遂助夢陽劾岳萬實亦奏夢陽及僞爲奏草事吳廷舉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十一月詔遣大理寺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轍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岳褫職沅謫戍廷舉奪俸一年 寧王宸濠謀復護衛兵部尙書何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詞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文章劾鑑鑑致仕去 言官劾俞諫任漢十二月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雲南鎮守中官貪橫巡按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僉事盛應期裁抑之爲所誣逮下錦衣獄璞竟拷死必登應期久之乃復職 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饑 加誠意伯劉基太師諡文成宋濂諡文憲朱善

宋訥並文恪

明紀卷第二十五

宋訥字子平，明初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訥與文恪同為文淵閣學士，訥性剛直，文恪則多諂媚。明成祖時，訥因劾文恪不職，被貶官。文恪則因諂媚得升，官至右丞相。明宣宗時，文恪因事被劾，訥亦受牽連。明憲宗時，訥復官，文恪已死。訥在明初歷任翰林院編修、中書右丞、右丞相，諡文恪。

明紀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九年春正月庚辰乾清宮災楊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給事中潘墳言陛下泣昨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爲入而內庭琴瑟鼓鐘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爲謹狎羣小以爲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爲私人集遠人爲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爲南郊

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凝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  
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  
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  
奚爲闐闐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  
金碧熒煌古以爲塗膏費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  
已者也疏入報聞 編修王思言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  
身而已私恩不徧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  
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  
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  
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  
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二五日每朝  
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  
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



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  
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下保天命思直之曾  
孫也 給事中石天柱言今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  
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宮馳驅郊  
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  
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  
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 御史張士隆言陛下前有逆瑾之  
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  
中戲干戈於臥內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不  
報 先是廖堂移鎮陝西貪暴如故巡按御史王廷相裁抑之已而  
堂奉詔辦食御物於蘭州巡按御史劉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  
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亦以堂  
誣奏并逮錮錦衣衛獄久不釋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

旨謫天和金壇縣丞廷相贛榆縣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  
一清以陳壽剛果乃起壽撫陝西 二月庚子江彬導帝微行至教  
坊司自是數至焉 丙午禮部尙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彭澤時源馬昊督諸軍圍喻思俸西鄉山中癸丑禽之澤遂移漢  
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賊駱松祥及榮昌賊復熾澤等又移師討平  
之又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  
南京禮部尙書喬宇帥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  
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土木繁興織造不  
息凡十事不省 巡撫蘇松都御史王縝請養宗室子宮中定根本  
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劾諸臣不報 二月俞諫擊臨川賊  
斬其魁 寧王宸濠驕橫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強奪田  
宅子女養羣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  
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詔中朝事聞謗言輒

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卽怒胡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鎮撫敕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時漢已召還兵部尙書陸完議令諫計賊情撫剿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報可 陸完嘗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時召與曲宴以金壘爲贈及爲兵部尙書宸濠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輦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臧賢家徧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請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費宏從第編修案與宸濠爲姻婭聞其

有異謀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年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卻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夏四月丁酉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行之命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滂等十三道御史汪賜等力爭章並下部久不覆復升昌平縣爲州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言睢陽諸生孫清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至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又徐儀女雪梅嚴清女銳兒皆不受賊污憤罵被殺又沐陽諸生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祥儉獲釋請皆如制旌表事下禮部用傅珪前議行錢寧數僨費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案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五月乙丑命並案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宸濠益怒滿速兒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投謾書要索金

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楊廷和等共薦彭澤己丑命澤總督軍務經理哈密 南京給事中徐文溥言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宴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疏入陸完乃請納諫官言帝責文溥妄言不許六月俞諫遣李隆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害諫討斬

之羣盜悉平 工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

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  
帝大怒下邦靖錦衣衛獄給事中李鐸等以爲言乃奪職爲民詔自  
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乙卯開雲南銀礦 秋七月乙丑小王子

犯宣府大同連營數十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張

永提督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帥京營兵協蘭守禦京師戒嚴撫

寧侯朱麒守紫荆關寧晉伯劉岳守古北口崇信伯費柱守居庸關

保定侯梁永福守倒馬關指揮使房寬守黃花鎮指揮同知吳英守

龍泉關 自亦不剌阿爾禿斯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塞五十

有三張翼及鎮守太監朱彬等冒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

一巡按陝西御史成文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

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 湖廣清軍御史王相言致

仕尙書劉大夏年已八十請復廩隸錄其子孫中官用事者嘆大夏



不許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 乙巳京

師地震 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掠忻州定襄寧化九月壬戌以五

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叢蘭等預置

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饟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 江

彬勸帝製鋪花氈幄百六十二間如離宮之制以備行幸詔廖堂督

成之堂贏金數萬將遺權倖陳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

獻各有所科取堂怒堂爪牙數十輩散府縣漁利壽命捕之皆逃歸

堂將傾壽壽四疏乞休不許擢南京兵部侍郎陝人呼號擁輿移日

不得行 庚午帝狎虎被傷不視朝王思言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

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

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寧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

宮曠於問安經筵怠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

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於喜怒政

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曰  
食地震宗社之憂懷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  
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陛下露處外宮日酒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  
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己悔之自斂爲質  
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  
聞歌聲乃檣舟以濟 冬十月工部主事李中言曩逆瑾竊權勢焰  
薰灼陛下旣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絕矣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建  
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風日靡言路  
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  
瑾旣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由陛下惑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  
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西華門內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

言曰遠用舍顛倒舉措乖方政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勤講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次第舉矣踰日中旨謫廣東通衢驛丞 己酉工部侍郎劉丙採木四川湖廣 歸善王當沅之卻賊也以健武聞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較射質巖俱家東平武斷爲鄉人所惡吏部主事梁穀亦東平人少不檢倚惡少爲助既貴頗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有怨邑人西鳳竹屈昂誑穀云質巖且爲亂穀心動因並指乾等告變當沅父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上言當沅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等往按問無迹魁懼事敗乃諷所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書賄事亦爲真所發巡按御史李翰臣劾穀報怨邀功魁惑王妄奏宜卽訊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錦衣獄謫廣

德州判官免穀罪不問御史程啓充等言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  
縱首禍而謫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沔罪卒無所坐坐以藏護  
衛兵器違祖制十一月辛酉廢爲庶人戍質等肅州魁誣奏論斬中  
官送當沔之高牆當沔大慟曰冤乎觸牆死聞者傷之 小王子入  
花馬池參將尹清戰死 廣西蒼梧賊殺指揮李鎮等 十二月甲  
寅建乾清宮加天下賦壹百萬 致仕尙書雍泰卒 小王子部長  
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出沒寇西北邊 帝崇信西僧常襲其  
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因乞令其  
徒二人還烏斯藏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齋茶  
以行劉春等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  
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齋茶給之  
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  
不可勝言帝乃罷齋茶卒與誥命春又言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

前代舊設立爲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戊辰大祀天地於南郊皆逮暮成禮給事中王良佐言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十日郊祀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傳聞免朝竟不知旨從何出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埃乃薄暮方往倉猝至壇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啓閉之常禁闔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又凡令節大

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尙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  
祭祀朝賀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  
不報 民間訛言宮中選女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有女之家未字  
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  
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斲彝倫乞敕禮部榜  
諭萬民之惑會有無賴子強昇居民女錦衣衛獲之以聞詔悉付獄  
仍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三月楊廷和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使中官護行仍令葬畢供職 實鐸之敗其孫彞材逃爲僧  
永寧山中已爲土僧所凌詣官言狀傳至京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  
衣局使驗之咤曰此彞材殿下也帝念其自歸免死安寘鳳陽 時  
寵倖日多廩祿多耗戶部主事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  
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藉勇士投  
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



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陳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 英國公張懋卒年七十五贈寧陽王諡恭靖懋頗豪侈又頗朘削軍士屢爲言者所糾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夏四月致仕尙書傅珪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 寧王宸濠聞胡世寧劾己大怒列其罪徧賂權倖必欲殺之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

令浙江巡按御史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按察使李承勛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衛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良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亦不納初世寧子繼在軍中策方略十不失一世寧草疏劾宸濠繼請曰是且得重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違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閏月辛酉吏部尙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彭澤久在兵間厭之及聞經略哈密之命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鄧璋及仇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比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沙州諸衛聲言予我金幣萬卽歸哈密城印澤以番人可利昭與趙鑑謀遣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歸所掠赤斤蒙古衛印澤

卽令寫亦虎仙賂以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爲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澤不俟寫亦虎仙報輒奏事平乞骸骨戊寅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曰致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卒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頌其清節於朝太僕寺少卿何孟春言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贍朝夕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諡遂諡莊簡給其孫米月一石六月帝微行出西安門經宿始返梁儲等諫不省朵顏都督花當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其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戰死復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開洞事聞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謝罪詔釋不問秋七月御史高公韶劾兵部尙書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

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訐公詔  
中旨責公詔陰結外番交通間諜令首實御史蕭鳴鳳言公詔劾瓊  
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  
謫公詔富民典史 帝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  
萬役工匠三千餘人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  
南城豹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梁儲等切諫不報 給事中張原陳汰  
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申言天下幅員萬  
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哀斂中臣之  
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  
又十倍於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  
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  
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  
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

也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 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冬十月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張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帝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延齡屬天文生董景草奏辭爵不允 初寧王宸濠劫持羣吏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爲幸代傑者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廷臣推河南布政使孫燧才節著治聲擢右副都御史代諫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童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南昌人洵謂其旦暮得天子燧左右皆其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窺獨時時爲宸濠陳說大義宸濠不悛 十一月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 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有活

佛能知三生欣然欲見之考永樂宣德間鄧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幡幢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禮部尙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帝皆不聽御史林有年又諫下之獄給事中毛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劉允行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犒賜番



僧以鉅萬計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構艦相連二百餘里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治入番器物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初錢寧欲散鈔徧天下先行之山東爲趙璜所格已而以鈔二萬鬻於浙江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言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兩甯寧廝養賤流假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爲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並治其黨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散鈔之謀遂寢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乃三疏乞休去浙江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寧波知府翟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

怒逮唐下錦衣衛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給事中范洵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唐雲南嵩明州知州

淮王祐榮遊戲無度左右倚勢暴橫境內苦之長史莊典以輔導失職自免詔不許饒州府推官汪文盛數持王府事有顧嵩者病狂挾刃入王府詰之謬言出文盛指使典白之守臣下文盛獄訊治初祐榮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湖濱地不與鎮守太監黎安嘗以事至饒從騎入端禮門被撻宸濠遂嗾安奏祐榮過失及文盛被誣事詔下撫按訊安宸濠不待報遽繫典及府中官校鞠之典辭倨宸濠箠之斃獄中祐榮奏安挾仇殺典庇嵩帝遣都御史金獻民太監張欽往按治祐榮畏宸濠不能自明欽等復庇安言佑榮信奸徒爲暴請嚴戒之軍校坐戍者二十餘人文盛得復官而典冤竟不白 己卯免南畿旱災秋糧 亦不刺寇松潘番人磨讓亦少等乘機亂爲之鄉導西土大震馬昊招土番爲間發兵掩擊之

千戶張倫等夜帥熟番攻破賊獲磨讓亦少亦不刺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擊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牆柵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

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羣臣待漏入賀日晡始成禮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死於禁門御史程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不省 潘墳言陛下始者血氣未

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處仁遷義漢武下輪臺之詔皆爲令主況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不報 二月楊廷和三疏乞終喪許之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 織造中官史宣過沛縣索輓夫千人

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管牖主事王鑾助守約與宣抗宣誣奏於朝逮繫錦衣衛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宣列黃梃二人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

下莫敢問巡按鳳陽御史張士隆劾奏之。江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賜姓爲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潘墳及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不報。帝令彬兼統四鎮軍自領羣閹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衣黃罩甲許泰及琮周等冠遮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昺景並賜蟒衣大璫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帝幸焉召其妾昂不應帝怒而起昂復結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昺都指揮景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徐文華言中人家不娶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

闕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  
出入禁闈陛下降紂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  
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  
誅以絕禍源不報給事中石天柱帥同官合詞抗論未報又上疏曰  
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爲己子歟秦以呂  
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  
陛下亦爲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尙不易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借  
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  
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  
不報 梁儲等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不  
報 夏四月河南大饑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  
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踰月資遣還鄉 徐文  
溥偕同官言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

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

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暘與二子曷昇作亂殺國王黎稠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 五月庚寅土魯番以哈密來歸 追贈陳選光祿寺卿諡忠愍 致仕兵部尙書劉大夏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朝鮮使



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 振陝西饑 六月給事

中呂經等劾山西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並貪殘爲天下四害龍故劉瑾黨結錢寧爲父得起官者也 秋七月

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黎鑑請也石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不省 貴州清

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都御史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祥被劾罷以鄒文盛代阿旁等據香鑪山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

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州兵擣礮木砦禽阿革胡世寧繫歲餘言官程啓充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

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 初廖堂鎮河南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

者以爲常李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益黃鷹角鷹錦鷄

走狗諸物皆借各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科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乞嚴行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乙未犯薊州白羊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帥東西官廳軍禦之山西巡撫都御史李鈇度宣大有備敵必窺崑崙五臺間乃亟畫戰守策敵果分二萬騎掠偏頭關諸處鈇與延綏副將安國游擊杭雄馳敗之崑崙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 丙午工部侍郎趙璜俞琳飭畿內武備 宣府總兵官潘浩迎敵於賈家灣再戰再敗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忠遇敵於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廷議以許泰將兵彭澤總制東

西兩邊軍務初兵部缺尙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及是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陳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八月丁巳澤輔帥京營兵防邊庚申賜宛平縣被寇者米人二石已而寇遁召澤等還奪浩三官諸將降罰有差輔儀之子也 四川烏蒙芒部二府壤接筠連洪縣圍亘千里山箐深阻諸蠻彝人子羿子仲家子猫子猓貉等雜居其中有彝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籙妄言彌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文義應之都指揮杜琮戰敗文義奪其冑 楊一清故善錢寧有構之者寧遂蓄怨會災異一清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

於帝前為蜚語刺譏一清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  
 陰事以寧為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  
 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甲子致仕丁巳禮部尚書蔣冕兼文  
 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南贛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  
 仲容據涖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  
 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巡撫都御史文森稱疾求  
 去王瓊素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才薦使代之九月志山合樂昌  
 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回賊魏景陽作亂華  
 陰諸縣悉被害陝西巡撫都御史蕭朮檄都指揮僉事姜奭討之獲  
 景陽寫亦虎仙素桀黠陰通滿速兒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  
 彭澤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留拜牙郎如故寫亦虎仙復  
 昭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黑木隨入貢以覘虛  
 實且徵賄澤已還趙鑑亦遷去巡撫都御史李昆慮他變質其使於

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寫亦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帥萬騎寇嘉峪關游擊將軍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之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尋復遣斬巴思等以駝馬乞和而陰遺書寫亦虎仙及其姻黨阿刺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內應陳九疇知賊計執阿刺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又遣使以綵幣遺瓦刺卜六王於把思闊使乘虛襲土魯番通事毛鑑等故與賊通欲縱寫亦虎仙等去衆番皆伺隙爲變九疇覺之戮鑑等賊失內應乃拔帳走 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廟遣使代行禮徐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時享出主祔食凡五事末言僖懿二祖既祧太廟祔享諸王宜罷祀皆考證經義可施行者先是文華數進直言帝及諸近侍皆銜之禮部尙書李遜學等阿帝意奏文華言非是命下錦衣衛獄黜爲民 韓邦奇爲浙江僉事寧王宸濠令內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

立散遣之寧府儀賓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  
奚自假道歸語王韓僉事不可誑也時中官在浙江者四人王堂爲  
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  
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又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爲民害作歌哀之  
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  
不聽斥爲民邦奇邦靖之兄也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

初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爲內援  
其子求復襲潘墳等力爭寧從中寢墳等奏忽中旨命墳與呂經各  
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  
添註墳開州同知經蒲州同知 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追訟馬中錫  
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  
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廕 徐文溥言  
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喜先後誣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



史施儒張經等今韓邦奇又以王堂譖下獄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絡繹於道途搢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文溥遂引疾去 王守仁至南贛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誦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十二年春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帥銳卒屯上杭陽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愷等禽詹師富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夜中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二月彭澤總制軍務及張永卻永帥師征滿速兒 張忠劉暉之禦寇也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安國等岢嵐州之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廕王瓊亦加少保國時以署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

國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爲部卒重傷者乞敘錄瓊請再敘國功始進  
都督同知杭雄亦進都督僉事統邊兵操於西內 三月戊戌以兩  
淮浙江四川河東鹽課充陝西織造 夏四月壬子斬貴致仕 滿  
速兒還至瓜州丙辰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刺兵擊敗之斬七十九  
級賊遁去 馬昊督指揮曹昱進討普法惡敗之賊走保青山砦昊  
分據水口絕其汲道闕南方圍待之賊乏水渴五月突南圍官軍遮  
擊普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 丙子禮部尙書毛紀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 寧王宸濠日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謀  
不軌典儀閣順內官陳宣劉良間行詣闕上變錢寧臧賢等庇之不  
問順等皆遣戍孝陵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  
百人孫燧列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達 龔福全稱王巡撫湖廣都  
御史秦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  
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巡歷所部許之給事中汪天啓等據祖制

力爭不聽 瓦剌卜六王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滿速兒畏逼與之和亦移書甘肅求款彭澤等乃罷行澤尋乞骸骨歸 六月乙

巳朔日有食之 彭澤既去王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

名錢寧從中下其事梁儲等持之乃已初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木墻火者馬黑木及失拜烟答俱以內應繫獄失拜烟答被捶死已而械寫亦虎仙赴京繫刑部獄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知瓊欲傾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衛獄會兵部法司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秋七月司務林華

評事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爲錢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一級 王守仁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

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陳陳有偏將二陳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用不命於

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乃進兵大庾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  
季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陳曰能以歸 廣西府江賊王公  
珣等爲亂總督都御史陳金調兩廣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  
宗璽布政使吳廷舉副總兵房閏參將牛桓都指揮魯宗貫王英將  
之水陸並進斬七千五百六十餘級 江彬旣心忌錢寧欲導帝巡  
幸遠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覺瞬息馳千里何鬱  
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巡關御史張欽聞之上疏諫曰臣聞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  
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慢遊蓋欲親征北寇  
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不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六  
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  
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吐番  
之患江右有鞏賊之憂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

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時朝臣亦切諫不納欽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亦不報八月甲辰朔帝急裝微服從數十騎如昌平傳報出關甚急乙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欽使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已而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

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  
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  
己酉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御史幾  
殺臣帝大怒顧左右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等再疏請帝歸京師  
禮部尙書毛澄侍郎王瓚顧清修撰楊慎等皆切諫欽疏亦至帝不  
得已乃還丙辰至自昌平戊午夜視朝慎廷和之子也 梁儲等以  
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不報 癸亥副  
都御史吳廷舉振湖廣饑 帝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會張欽巡白  
羊口丙寅帝微服夜出德勝門宿羊房民舍先令谷大用代欽守關  
辛未帝出關幸宣府問御史安在因命大用毋出京朝官欽聞急趨  
居庸欲再疏諫不及江彬爲帝建鎮國府於宣府悉輦豹房珍玩女  
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民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許達爲江西副使寧王宸濠黨暴橫以法痛繩之言於孫燧曰寧王



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  
翦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每事與達密議 九月辛卯河  
決城武 壬辰帝如陽和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庚子  
輸帑銀壹百萬兩於宣府戶部尙書石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  
浙江孝豐縣奸民湯麻九反據深山拒捕積二十年莫能制王瓊  
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 冬十月癸卯  
朔帝駐蹕順聖川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甲辰犯陽和掠應  
州圍總兵官王勛等丁未帝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寇稍卻戊  
申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帝將親擊寇杭雄叩馬諫曰主人蓄  
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效力帝笑而止辛亥寇引而西追  
至平虜朔州先後斬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會大風黑霧晝晦帝  
乃還駐蹕大同命宣捷於朝杭雄氈帷敝甚帝見之曰老杭窮乃爾  
耶 王守仁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

軍會橫水季敷及守備邴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仁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刻期出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陳珣直前搏賊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秦金亦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守仁乃還贛州 梁儲以楊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十一月丁亥廷和至復爲首輔 戊子帝還至宣府使使賜楊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 費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寧王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帥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

冢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於朝下孫燧按狀遣兵  
剿捕 十二月癸亥楊廷和偕蔣冕等馳至居庸關欲赴行在請帝  
還宮爲谷大用所扼不得出關而還 閏月丁亥迎春於宣府帝所  
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江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南京給  
事中孫懋言彬梟桀儉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  
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  
社一日憂乞立寘重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  
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  
也 致仕尙書李傑卒 王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  
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剽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  
容未下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巖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  
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陽杖繫珂等陰使珂弟集兵以待遂下令散  
兵



明紀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帝在宣府 王守仁以歲首大張燈樂賜池

仲容節物誘使入謝仲容信且疑帥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我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

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癸卯大享伏甲士於門

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泐斬馘二千有

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互數十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

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境內大定初

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

廣兵始至及平泐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

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驚爲神 寧王宸濠外務名高貽書守  
仁問學守仁使舉人冀元亨往宸濠語挑之陽不喻獨與之論學宸  
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遺之元亨  
反其贈於官 帝以郊祀將回鑾旣而復止御史袁宗儒帥同官力  
諫丙午帝還自宣府至居庸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命羣  
臣具綵帳羊酒郊迎楊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  
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帝又命朝臣迎駕者用曳繖大帽鸞  
帶給事中朱鳴陽言曳繖大帽行役所用非見君服毛澄等請用常  
服不許丁未罷南郊致齋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辛  
亥還宮 南京禮部尙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具疏極  
論不蒙採納旣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  
士不及衛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徐淮以南荒饑千里去冬雨雪爲災  
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爲盜所禦之寇尙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



發於肘腋臣所大懼也不報 辛酉帝復如宣府 振兩畿山東水

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賜朱英諡恭簡 近畿盜竊發

王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

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兵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

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 佛郎機據滿刺加地逐其王遣使臣

加必丹末等貢方物始通也詔給方物之直遣還 二月己卯太皇

太后崩 壬午帝至自宣府 初御史薛鳳鳴坐罪削籍詔事諸佞

倖尤善錢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嫉緝事者發其私刑部疑有冤并捕

鞠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劉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

素所讎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御史許完張士隆先後

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周在還職寧怒會士隆劾錦衣千戶廖鎧奸

利事言鎧父鵬虐河南人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其父子於法并

召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寧見疏益大恨遂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

獄偏枉并下錦衣獄謫州判官 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劾鎮守太監

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下 孫燧念寧王宸濠事訟言於朝無益

乃託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初燧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乃請救湖

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

悍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矚燧圖己使人賂朝中倖臣請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

以示意燧笑卻之 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巡關御史董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遽譖相械繫錦衣獄謫判徐州 錦

衣千戶王注撻人至死刑部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錢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尙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

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子麟輩曰老尊長 帝欲假啓士爲名復出巡

幸兵部主事陸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威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遠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卽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 修撰舒芬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熒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時罷沿道兵衛故芬言及之 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

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天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經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尙或不悟天之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疏旣上卽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然帝竟不悟也 黎鑑假進貢苛斂巡按御史王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州判官御史朱裳代爲巡按抗疏直相劾鑑八罪不赦 川湖兵至貴州鄒文盛與

總兵官李昂等分漢土爲五抵香爐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  
柵仰攻不能克乃制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  
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閒梯藤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猶堅守不下參  
將洛忠等詭言招撫自山後擊之殲焉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都  
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 三月給事御史勘甘  
肅事還報於彭澤無所坐王瓊怒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  
釁辱國喪師與李昆陳九疇俱宜罪詔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  
敢發石天柱與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罷澤爲民昆九疇皆逮訊  
瓊遷怒天柱爌取中旨出天柱爲臨安府推官爌惠州府推官瓊又  
嗾土魯番人在會同館者暴澤過惡以顯擢誘禮部主事張濂令署  
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濂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  
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 戊辰帝如昌  
平夏四月己巳朔謁六陵遂幸密雲黃花鎮江彬等掠良家女數十

車載以隨有死者民間婦女爭避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以聞立逮下錦衣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下獄死獄中 復改四川高縣爲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帝駐蹕喜峯口欲招三衛頭目花當把

兒孫等使悉詣闕宴勞巡按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汪天啓亦抗章諫不報帝欲出塞薊州總兵官馬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先是帝幸河西務指揮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行在因嬖倖譖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榦痛笞之四十幾死口

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獄都御史王璟及

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謫士元麟山驛丞

戊申 帝在喜峯口

吏部員外郎何景明爲陝西提學副使廖鑾鎮關

中橫甚諸參

端



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 寧王宸濠令諸

司以朝服見范輅不可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

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

注制未畫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

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臣請如輅言輅又劾宸濠伶人秦

榮僭侈治其罪未幾畢真撫他事誣輅逮下錦衣獄 六月庚辰太

皇太后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乙酉至自昌平

壬辰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舒芬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

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

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

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

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傲告陛下也宜

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 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

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

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

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

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

軌震及邊地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

可虞事遂寢 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陞賞者五萬餘人汪天啓言

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南向

號哭臣等何忍受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傳旨以邊關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

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楊廷和蔣冕在告梁儲毛紀泣諫

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 蔣

冕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儻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

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徑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丙午帝

復如宣府江彬爲威武副將軍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

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敕書兼理民事許之梁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八月析廣東龍川縣地置和平縣以河源縣地益之治下

刑 乙酉帝如大同 追諡韓雍襄毅何喬新文肅 九月庚子次

偏頭關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

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甲寅封江

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梁儲暨毛紀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

祖宗業爲天下君柰何謬自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

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

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各旣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

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 給事中齊之鸞等

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陳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  
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  
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譏笑已又言楊  
廷和蔣冕毛紀二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  
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集復  
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饋賂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  
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御史李潤等亦爭之皆不  
省之鸞又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  
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亦不聽 冬十  
月戊辰帝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衛營兵赴  
宣大壬子次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巡按陝西御史張文  
明馳疏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  
宜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

多不應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  
師下錦衣衛獄 十二月戊寅帝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大徵女  
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江彬與近幸皆母事之稱曰劉孃孃

毛澄偕廷臣上疏言去歲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  
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  
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六龍還  
騁旋軫無期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則禍生今去上  
辛纔二旬萬一冰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  
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  
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裸  
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 先是連推日食起復皆弗合欽天監漏刻  
博士朱裕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  
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以古法今法

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庶交食可正七政可齊禮部言裕及監官數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度四十七分四十五秒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二秒爲曆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道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禮部言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數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爲奏請從之 黠蠻之平馬昊遽班師不置戍守及改高縣爲州增高珙筠連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揮魏武度田奪降人業給之軍民珙縣知縣步梁窺昊意誘殺



降人阿尙杜琮以亡胄故怨謝文義潛使人購其頭文義乘羣蠻怨  
嗾之遂大訂攻高州及慶符縣破其城琮帥兵禦之大敗死傷七百  
人孫懋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吳謝文禮文義後爲指揮何  
卿等所誅 江西大水寧王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  
等出沒鄱陽湖孫燧與許逵謀捕之賊遁沙井燧令參議黃宏自江  
外掩捕夜大風雨不克濟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密疏白其狀且言  
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  
燧乞致仕不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士大  
夫多以宸濠且反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  
已 岑濬之亂龍州也詔下鎮巡官勦賊而立趙源庶兄浦子相爲  
源後相弟楷謀於源妻岑氏以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當立爲相所  
篡事下督府勘未決璋賂鎮守太監傅倫舍人詭稱有詔令岑氏兄  
子猛調兵二萬納璋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況村總督都御史楊

日命討璋猛殺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旦榮之曾孫也

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甲辰改卜郊壬子還至宣府帝東西遊幸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 二月命江彬提督十二團營 壬申帝至自宣府 丁巳大祀

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 初朝鮮康獻王李曰本名成桂與宰相李仁人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載之祖訓其子恭定王芳遠嘗奏辨及修大明會典乃列祖訓於朝鮮國嗣王懌乃上疏備陳世系辨先世無弑逆事乞改正從之

己丑帝自加太師諭禮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及命下人情惶懼毛澄等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大將軍太師國

公臣等莫知所措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刑部主事汪金亦疏陳九不可且極言酣酒當戒工部主事何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遏勿進庶吉士汪應軫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戍命恐變生不測亦不報 三月析江西上猶縣地置崇義縣以大庾南康地益之桶岡左溪橫水皆屬焉 齊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南巡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 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

禍變將起謹陳當今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則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使忠言日進聰明日廣則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

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  
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  
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  
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  
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  
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豪髮愛陛  
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  
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  
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  
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天下事尙可爲也五  
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  
貪溺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爲之也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  
無人臣禮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  
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  
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  
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  
稷之託遙遙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  
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  
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震草疏將諫見鞏疏  
稱歎因毀己橐與鞏連署以進 舒芬汪應軫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禮部主事萬潮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應軫及編修崔桐庶吉  
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



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爲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塵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尙敢輕騎漫游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沾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

已乎 夏良勝具疏與萬潮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壺之孕祥尙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中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倅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醫士徐鏊以其術諫略言養生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不調饋藪無擇誠非養生道也况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與諸倅臣皆大怒癸丑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錦衣衛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

跪午門外五日。是時天連曠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卽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錦衣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汗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震獄中。日與鞏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江彬欲諸人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餽焉。甲寅楊廷和等疏救不聽。石玠復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之。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行人孟陽語諸僚。此舉係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當效死。遂與司副余廷瓚等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數日。至是乃上諸諫者。既得罪。諸奸又以危言恫喝。聞者惴惴。大理寺評事林公黼夜草疏。與寺正周敘等闔署諫。何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黃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官名。疏上帝益。

怒乙卯下敘十人廷瓚等二十人大輅等三人錦衣獄掠治尤嚴鞏與公黼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人三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杖下是日風霾晝晦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掌院者懼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死此耳校事親孝奔父喪痛哭幾絕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婁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母媿而父遂絕詔謫芬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孫鳳陸倬張衍瑞姜龍府同知吏部員外郎姚繼巖等百有二人俱奪俸半歲頃之驗封郎中王鑾禮部員外郎馮涇亦以被創死 令黃鞏等二十九人跪闕下五日褫冠帶加梏拳焉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至晚仍繫獄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廷臣以石玠被譴莫敢再言士民憤爭擲瓦礫詬罵之諸大臣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

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夏四月甲子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戊寅

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於闕下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周敘余廷

瓚林大輅徐鏊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整遣戍烏撒衛鞏等五人除

名敘等三十三人謫官以創重死者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

遵大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

概李惠被創死稍後者行人王瀚謫者大理寺正金壘寺副孟庭柯

張士鎬郝鳳升傅尙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行人陶滋巴思明

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黻張岳方

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

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震創甚作書與諸子吾

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方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

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

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江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

閒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宴如也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惠鉞之子也 戶部尚書石玠致仕 謫范輅龍州宣撫司經歷未幾謫張文明雷白縣典史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寧王宸濠以帝未有子深結左右錢寧臧賢等於帝前稱其賢又賄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加金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孫燧與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張忠附江彬欲傾寧賢乘閒爲帝言寧賢盛稱寧王陛下以爲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爲者忠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切責燧等宸



濠方日夜與李士實劉養正謀益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  
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御史蕭淮上疏謂不早制之將來之  
患有不可勝言者寧等猶庇之詆淮離閒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  
事遣勳戚大臣宣諭令王自新帝乃令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  
壽太監賴義持諭往收其護衛令還所奪官民田 安慶知府張文  
錦度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銳爲禦備計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瑞  
州知府宋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二千日夕訓練宸濠忌之迫鎮守  
劾繫南昌獄 先是馬昊調松潘兵攻小東路番寨茂州核桃溝上  
下關番蠻懼遂糾白石羅打鼓諸寨生番攻圍城堡參將芮錫等討  
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昊又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吳澧擊松潘南  
北二路番不利亡軍士三千餘人六月事聞詔遣官逮昊行至河南  
疏稱疾篤留於家 析福建南靖縣地置平和縣以漳浦縣地益之  
寧王宸濠聞崔元等且至遂決計反妃婁氏諫不聽乙亥以生辰

宴諸守士官丙子皆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孝宗爲李廣所誤抱  
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衆相  
顧愕眙都御史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  
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  
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  
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燧宸濠素忌逵問  
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逵罵曰  
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縛之  
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  
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惠民門外斫逵頸屹不動賊衆  
共推抑令跪卒不能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  
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燧逵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  
蚋無近者宸濠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倣廉布

政使胡廉參政陳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下獄宏憤怒以手楛向柱擊項死思聰絕粒六日死參政王綸季敷僉事潘鵬師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尙書署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爲將軍集兵號十萬承奉涂欽與念四等將之大索兵器於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梃招黨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宸濠馳檄指斥朝廷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興王祐杭薨諡曰獻祐杭嗜詩書容受直言絕珍玩不畜女樂非公宴不設牲醴楚俗尙巫覡而輕醫藥乃選布良方設藥餌以濟病者進賢知縣劉源清聞變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討賊賊七殿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至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所遏禽七十

餘人賊兵不敢輕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 巡撫應天都御史

李充嗣謂參贊尙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  
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楊銳等堅守傳檄部  
內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饗以給賊宇談笑自若時攜客宴  
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鎮守中官劉瑯與宸濠通爲預伏死士宇  
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  
百人懸首江上 王守仁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知縣顧似以  
變告守仁急趨吉安吉安士民方爭亡匿伍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  
定迎守仁入城設孫燧許達木主於文天祥祠帥吏民哭之守仁與  
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帥吏士勤王  
臨江知府戴德孺斬宸濠使者與家人誓死報國卽日戒嚴贛州知  
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先後至里居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  
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鼈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

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閒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帥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與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遲留十餘日乃分兵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楊銳張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祿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潁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暘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閒諜賊稍卻池州知府何紹正亦登陴固守秋七月壬辰朔宸濠詔知中外兵不至乃留其黨宜春王拱樛內官

萬銳等守城自帥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蔽江下舳艫相銜六十餘里出宋以方於獄脅之降不屈械舟中丁酉至安慶張文錦等慮其徑下南都令軍士登城詬之宸濠乃留攻城以潘鵬家安慶令呼銳及文錦語諭之降衆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鵬鵬慚而退既復持僞檄至銳家僮遙呼鵬銳腰斬僮以徇將射鵬鵬遂去衆心乃定賊怒圍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縱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板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然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饟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致仕侍郎羅玘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李昆陳九疇逮至法司言昆設謀遏強寇功不可掩王瓊不肯乃以失拜煙答繫死爲九疇罪除其名謫昆浙江副使甲辰宸濠



反書聞江彬張忠從與帝親征王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  
防南都王守仁秦金各帥所部趨南昌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  
蘭扼儀真奏上三日不下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御史陳察請無  
行而亟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帝自稱後  
軍都督府大將軍國公如故以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  
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侍郎王憲帥戶兵工三部郎各  
一人督理軍儲給事中祝續齊之鸞紀功暴宸濠罪告宗廟廢爲庶  
人時舉朝震懼瓊治兵書自如大言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  
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 丙午宸濠自攻安慶楊銳等禦卻之已募  
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  
克安望南都斬宋以方以祭江 王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  
樹鎮戴德孺徐璉邢珣及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  
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

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  
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  
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兵新集氣  
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  
己酉次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墳廠伏  
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拱  
櫓萬銳等皆就禽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  
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癸丑遣文定珣璉德孺等各將  
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聞南昌破大恐解安慶之圍崔  
文出城襲擊破之乙卯諸軍遇賊於黃家渡賊乘風進薄氣驕甚文  
定恩陽北賊趨利前後不相及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還兵乘  
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斬溺萬計賊退保八  
字腦盡發九江南康兵赴軍前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瑊取

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文定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諸軍殊死鬪賊復大敗禽斬二千餘級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出金寶犒士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冕所部兵追執之盡禽其世子郡王儀賓及李士實劉養正涂欽楊璋王綸等諸逋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南康九江亦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守仁自起義至平賊凡三十五日 八月命江彬提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 楊銳薦鄭岳胡世寧詔起岳四川布政使世寧湖廣按察使岳丁憂不赴 楊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敕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尙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亦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

旨行之 癸未車駕發京師命楊廷和與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  
張永江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祕不發  
儲冕連疏請駕旋不聽九月戊戌至臨清 許泰欲攘王守仁之功  
與張忠疾馳赴南昌初守仁上宸濠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  
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又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爲  
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  
之廣信守仁不與閒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忠泰  
至南昌按察使伍文定出謁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卹九族爲國家平  
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讎法當斬忠益怒推文  
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  
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齊之鸞獨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  
寬逋負帝頗採納守仁至錢塘遇張永夜往見之永拒不見守仁叱

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氣懾守仁因頌永賢極言江西荼毒已甚不堪六師擾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調護聖躬耳非攘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卽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與永偕還南昌致仕尙書林瀚卒年八十六諡文安冬十月壬午帝發臨清十一月甲辰至淮安府乙巳漁於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賀於太監張陽第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宸濠旣反帝心疑錢寧寧懼白帝收盧孔章及臧賢等下獄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江彬閒寧令留臨清董皇店役乃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命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十二月辛酉朔帝至揚州諸嬖倖以其地繁華要求無所不至知府蔣璠不應諸嬖倖皆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璠執不可彬閉璠空舍

控辱之脅以所賜銅瓜瑤不爲懼彬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  
姬諫稍止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昇瑤責其直瑤懷  
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  
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又傳旨徵異物瑤具  
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獻五百匹 帝議於  
南京行郊禮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  
始得請 乙酉渡江 丙戌至南京命百官明年正旦戎服朝見喬  
宇及禮部侍郎楊廉不可乞用常儀廉又請謁見太廟俱報許 張  
忠許泰縱京軍犯王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  
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  
復犯者忠泰誣守仁與宸濠通詰宸濠言無有詰之不已曰獨嘗遣  
冀元亨論學忠泰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之刑不承械繫京師錦衣  
獄忠泰又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



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氣懾不敢言已  
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  
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  
無不泣下思歸者張永復促之忠泰不得已乃班師 淮揚饑人相  
食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辰卒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在南京癸巳改卜郊 帝以宸濠械將至  
問梁儲蔣冕處置之宜儲冕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卽日  
班師又因郊期改卜請帝速還不省江彬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  
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阻乃止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喬宇  
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  
可得都督府以復彬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  
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  
調護故彬謀不行時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侍求索倍之

應天府尹齊宗道憂懼卒丞寇天敘攝其事日青衣阜帽坐堂上彬使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卽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宇謀選拳勇者與博戲禁軍卒受傷慚且畏不敢橫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及武進知縣咸入覲推官張曰韜兼縮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己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史東郊言狀郊立行部至常州謂曰韜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泗州知州汪應軫帥壯夫百餘人列

水次中使舟至卽輓出境有詔命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  
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  
遂寢 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等下獄 夏四月己未

振淮揚諸府饑 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兄妻支祿爭襲仇殺  
所部契蠻阿又礫者唾者鳩等乘機倡亂流劫貴州參政傅習都指  
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討禽首亂四十三人斬一百十  
九級事乃定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丁巳朔帝幸牛首山諸軍夜

驚言江彬欲爲逆久之乃定 土魯番歸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  
屬求貢廷議許之巡按甘肅御史潘倣言番賊犯順殺戮剽掠慘不  
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萬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  
罪今彼以困憊求通方且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  
其番文執難從之詞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爲侮慢不恭之  
語其變詐已見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

使必將叨冒恩禮飽饜賞餼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既足驕志復萌少不慊心動卽藉口反復之釁卽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爲臣謂宜降敕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方許入貢其番文可疑者詳加詰問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久時王瓊力主款議不納其言 致仕尙書楊守隨卒 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八月癸未免江西稅糧 梁儲蔣冕以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張忠許泰與祝續等讒毀王守仁百端獨齊之鸞力白其誣張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卽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遣還鎮會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數

訛傳將爲變帝心疑欲歸閏月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西  
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喬宇亦伏闕請  
駕旋帝乃許不日還京癸巳受江西俘令守仁更上捷音丁酉發南  
京癸卯次鎮江幸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羣小猶  
欲導帝爲江浙行一清從容諷止又臨故大學士靳貴喪癸丑次揚  
州九月庚申至寶應中官邱德用鐵絙繫蔣瑤從丙寅至清江浦己  
巳漁於積水池帝舟覆救而免遂不豫戊寅至臨清釋瑤還揚州揚  
州人見瑤無不感泣冬十月庚戌帝至通州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  
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先是張  
永至南昌搜宸濠籍得陸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十一月庚申  
治諸交通者罪執完赴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江彬欲勸帝  
幸宣府矯旨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  
略禽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

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毛澄據漢庶人故事請帝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楊廷和等亦以爲請帝不從十二月己酉賜宸濠死焚其屍時帝體憊甚彬慮帝宴駕已得禍猶力請幸宣府太醫院使吳傑語諸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儻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諸近侍懼百方勸帝甲午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錢寧陸完等皆裸體反接死者梟其首於竿皆標以白幟揭其姓名列凱旋前部以入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告捷於郊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初獻帝歐血仆地扶歸齋宮不克成禮 御史鄭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 佛郎機之入貢也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竄緣鎮守中官許入京帝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



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御史何鼐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鬪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時貢有定期防有常制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卽取貨致番舶不絕禁防益疎佛郎機遂乘機突至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鼐卽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刺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亞三侍帝驕甚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

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帝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給事中顧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憂者

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 二月己亥巡

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陳察等討平彌勒州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 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與蘆山縣民爭田

構釁知縣處置失宜文林遂與其子繼恩稱兵為亂巡撫都御史戚應期討之斬文林禽繼恩擇其宗人承襲天全遂平應期尋以憂歸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江彬矯旨改西官廳為威武團練

營自提督軍馬令許泰神周李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別擇地為團營教場汪天啓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

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 辛酉命興世子厚熹襲封 帝臥

疾久繼嗣未立司禮太監魏彬等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不應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乙丑帝大漸

令太監陳敬蘇進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

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帝崩於豹房年二十有一谷大用張永走告內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猶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等請廷和遂以遺詔令張永郭勛許泰及兵部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擻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遣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各還其國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丁卯儲及張鶴齡崔元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迎嗣興王厚熜於安陸戊辰頒遺詔於天下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

寶歸諸內庫光祚景昌之四世孫也 江彬疑楊廷和等圖己稱疾  
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李琮勸彬乘閒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  
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意稍安  
乃出成服廷和與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以皇太后旨捕彬  
等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魏彬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  
庚午廷和冕題大行皇帝銘旌魏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巖咸在廷  
和爲魏彬祥言彬反狀以危語怵之魏彬心動惟銳力言彬無罪廷  
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巖亦從旁贊決祥乃與魏彬等入  
白太后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太后命彬及工部尙書李燧禮服入祭  
家人皆不得從事竟將出永留彬燧飯太后遽下旨收彬彬覺走西  
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  
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琮及神周並縛至罵  
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禽廷和冕良久未得報方自危頃之巖至則

彬已禽矣彬等並下獄 徐光祚等至安陸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毛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不果夏四月癸未興王發安陸癸卯至京師止於宣武門外禮官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二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箋勸進乃卽行殿受箋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卽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王遲回久之始報可文書房中官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蔣冕毛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殆盡大赦天下卹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

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盡免之廷和總朝政凡三十七日齊之鸞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憤懣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讎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遣行人卽家起費宏入輔政加少保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臣交章劾王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許楊廷和帝愈不直之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許泰下獄論死給事中夏言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



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顧濟言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踊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誑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辛亥祀前都督馬雲葉旺於遼東五月追贈陸震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尙寶司卿林公輔余廷瓚太常寺丞詹軾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御史劉珏刑部主事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子監王瀚亦贈御史賜祭張英贈官賜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舒芬

黃鞏等悉召復故官擢徐鏊御醫 乙卯罷大理府銀礦 總河都

御史龔宏言黃陵岡先築三埽已決去其二恐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復趨張秋故道臣嘗築隄起長垣抵山東楊家口二百餘里今請距隄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如之以資捍禦從之 給事中張九敘等劾梁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丙辰致仕 戊午毛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獻王後龔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范鎮謂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興獻王於孝宗皇帝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

懿王事正相等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  
某則正統私親恩義兼盡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壬戌吏部侍郎袁宗皋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言官交章白冀元亨之冤詔釋之出獄五日而卒 丙寅御西角門

策試正德十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張治等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申磔錢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

議曰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  
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祀至於稱號以宋程頤之說爲據臣等不敢  
復有所議因錄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楊廷和蔣冕毛紀言  
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可以第二子爲興獻王  
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帝益不悅命博考前代典禮務求至當廷  
和等復言二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父瞽瞍也三代以後

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陛下以二君爲法澄復會廷臣執奏并錄上魏明帝詔書帝留之不下 追奪張永谷

大用魏彬陸閭馬永成兄弟封爵 咸寧侯仇鉞卒年五十七諡武

襄 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楊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

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不息帝

乃籍沒其貲產 六月楊廷和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

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優詔

報可 先是擢胡世寧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寧道聞帝卽位疏以

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瑋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

忠林廷玉可輔弼知府劉蒞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躉其

言 治河工部郎中楊最言寶應汎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

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澤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

城通泰興化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

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庫薄亦足支數年是爲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淫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也部議用其中策 戊子磔江彬於市子勳杰鰲熙與神周李琮皆斬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彬幼子然及妻女發功臣家爲奴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其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紀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正德間傳陞官一百二十七員 癸卯

振遼東饑 贈孫燧禮部尙書諡忠烈許達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黃

宏太常寺少卿馬思聰光祿寺少卿建旌忠祠於南昌祀之 伍文

定上張忠許泰等罪狀因言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

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並嘉納之 初追崇議起楊廷和

以定陶濮王故事授毛澄曰是足爲據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張璠方舉進士與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瓚撓議改瓚官南京及澄等議三上三卻璠在部觀政測知帝意乃以七月庚戌朔上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與今日事體不同帝繼統不繼嗣宜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其詞甚辨帝方扼廷議得璠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壬子帝下璠疏令廷臣議廷臣皆大怪駭目爲邪說澄等執議如初帝不聽 癸丑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吏部尙書石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



黜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改瑤掌詹事府典誥敕時頗謂廷和太專起方良永副都御史撫治鄭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鏜請破格褻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米三石

時欽天監算術漸差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算法特擢光祿寺少卿管監事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卻

之吏部言前禮部員外郎馮涇諫南巡被杖以創卒家貧不能還

喪詔賜米二十斛有司厚卹其家甲子帝御文華殿召楊廷和授

以手敕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上疏諫封還手詔帝復留其疏不

下劉允至烏斯藏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

欲脅以威番人夜襲允殺將校數百人盡奪所齎寶貨器械以去允

乘善馬疾走僅得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會帝卽位乃

召允還治其罪丙子革錦衣衛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

役投充新役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行人鄧繼曾以久雨上疏言  
 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  
 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  
 下修己親賢之誠不如始故天降淫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  
 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啓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從孝則  
 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寧津盜起轉掠至德平丁丑知  
 縣龔諒帥吏民禦之力屈被殺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與獻王尊  
 稱毛澄等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先皇帝既無子嗣又鮮兄  
 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蓋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  
 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憚復留中 給事中邢寰請  
 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言宜稱太皇太妃報聞 辛巳御經筵  
 夏言鄭本公及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中  
 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諸失職者銜楊廷

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給營卒百人衛出入  
喬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  
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  
天下欣欣望治 外戚邵喜乞莊田戶部侍郎秦金述祖制請按治  
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未幾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  
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  
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 九月乙卯  
袁宗皋卒 王瓊旣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彭澤卽家起兵部尙書  
部事積壞久澤至覈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  
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  
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  
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  
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

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一二牆堡墩臺圯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疏請修築會帝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 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胡世寧陳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彭澤因請盡罷諸鎮守帝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州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御史馬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

少解 庚午葬毅皇帝於康陵廟曰武宗 御史黎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 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毛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許乃議由正陽門入大明承天端門從王門入宮又不許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敕曰聖母至御太后車服從御道入朝太廟故事后妃無謁廟禮澄等難之母妃至通州聞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不肯入帝涕泣啓皇太后願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張璪聞益自喜乃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帝益嚮之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乃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以太后懿旨行之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之敢任冬十月庚辰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爲興獻帝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興獻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宣示中外壬午興獻后

至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二殿不廟見帝雖勉從廷議意猶嫌之

宥張忠許泰死戍廣東 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棗陽王祐愬

先後疏言大禮如張璁指 兵部侍郎吳廷舉上疏詆陸完王瓊梁

儲及少傅蔣冕冕求罷帝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 十一月庚戌振

江西災 帝深知王守仁功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楊廷和與王瓊

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於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或

言國喪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

歸省丁巳論平宸濠功封守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擢

楊銳都督僉事崔文都指揮使俱廕子加喬宇少保伍文定副都御

史戴德孺雲南右布政使邢珣徐璉各增秩二等守仁抵里四方學

者踵至王畿錢德洪王艮等十餘人最知名於是有致良知之學

追贈羅倫左諭德諡文毅 馬昊逮至京下獄尋削籍歸 甲戌乾

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鄭本公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



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鳩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 罷廣西貢香諭各鎮巡守備官

凡額外之征悉罷之 十二月己丑帝傳諭興獻帝后加稱皇楊廷

和等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

元帝鉅鹿南頓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孝廟慈

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請皆

斥罷因封還御批毛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給事中安

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

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廷臣諍者凡百餘人帝皆

不允 孫交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給

事中裴紹宗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

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  
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  
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  
功可成帝皆嘉納 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  
劉瑤守涼州居庸彭澤持不可罷弗遣 陳暘之弑黎暉也暉臣都  
力士莫登庸附之已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暘暘敗奔諒  
山道據長寧太原清都三府自保登庸等立灝之兄子諲諲封登庸  
武川伯總水陸諸軍登庸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諲徒擁虛位別  
立其族子西榜發兵攻都城諲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西榜殺之益  
恃功專恣遂逼妻諲女迎諲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帥兵攻暘暘敗走  
死